

民國年間的武昌佛學院（下）

高振農

己、『印華日藏密法系。密宗即是真言宗，因為依秘密真言為宗旨，故名密宗。此宗所依據的是《大毗盧遮那成佛經》、《金剛頂經》、《蘇悉地經》等及諸部儀軌。在印度有先期、後期。先期是當中國唐朝，後期是當中國五代及宋朝。所以由中國所流傳日本的是先期密法，五代宋初所譯之經典，雖亦以密典為多，而未有弘揚。故後期密法所傳以西藏的為完備。』

以上六系，太虛認為以印華日藏密法系較難研究，根據世苑圖書館當時的條件，所能研究的『就是前面五系』。而這五系，有的已開始有人研究，有的則正在培養人才，準備將來進行研究。為此，太虛勉勵研究員預習班的學員，要『安心在這裏修學，一年後各人作分系研究的工作』，也就是『考校佛典，編譯佛典』，認為這『便是本館的事業』。（《海潮音》第十五卷第九期）

差不多與此同時，世苑圖書館專門出了一種《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刊》，附載於《海潮音》雜誌上，太虛特為撰《發刊詞》，對世界佛學苑之宗旨及世苑圖書館之重要，作了簡明的論述。其中說：『世界佛學苑，蓋為重建世界佛法而設立。佛法一味，皆策源於釋尊覺海。始流於印度，繼而輾轉流遍全亞，比年由亞洲泛流歐美，且周地球矣。然經一方國，即因某一方國之文教而呈特色；歷一時代，即依某一時代之風化而易本相。故放印度約有三時代不同；而源於印度者，亦約有錫蘭系、中國系、（中國）西藏

系之異。其他直接或間接推流所及，盛衰沿革，繼續興廢。殆不易俚指數。而近歲歐、美、亞三系之末流，且每探及荒墟古都遺蹟殘簡，掘發伏藏，淬勵新光，則波瀾益壯奇已。然往往為某種文字、語言及某種風俗、習尚之所局限，不通貫融徹，猶海水分注溪澗湖瀆，匪惟形處離隔，而色味氣性亦復差異。則惟有某時某地之佛法，無復世界一味之佛法。然佛法之終不失其一味，亦猶百川之終不失其為水，疏而濬之，導而達之，則源於覺海者，皆可趨匯於覺海。而世界佛學苑，蓋欲為佛法盡此疏導之功，使成世界一味之佛法，以為世界人類之所共尊信者也。』

太虛認為，要使佛法成為『世界一味之佛法』，『為世人類之所共尊信』。應以『圖書、法物三館為建立之基本』。而『法物與圖書二館，又以圖書館之需要為尤亟，且亦因緣時會之較易，乃於民二十一之秋，就武昌佛學院址創立焉。』又說：『世苑圖書館』創立以來，得方耀庭、李子寬、王森甫等諸董事之維護，法舫等諸職事之精進，若圖書之蒐集，編校之成就，皆有迅捷之發展；唯距理想中之世苑圖書館猶未逮十之一二，但能本茲朝氣而蒸蒸日上，則亦何難於五六年間觀其實現哉！』最後，他希望『已發心者勤勇無間，未發心者聞而踴躍參加』，把世苑圖書館辦得更好。

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、《雜藏·文叢》（三））

一九三八年一月，因法舫入川整理漢藏教理院教務，世苑圖書館考校、編譯等工作，悉由葦舫接管。其後，全面抗戰開始，

武漢失守，武院院址所有房屋，損失大半，世苑圖書館的研究工作全部停頓，研究人員星散。

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利後，由大醒、葦舫等回武院負責接收，修復殘破的院舍。幸好世苑圖書館的圖書大部分完好無恙。隨即重新召集研究人員，逐步恢復以往的研究工作。一九四八年，法舫從印度歸來，繼續擔任武院的領導工作，提出了該院的研究任務是以中國佛學為基本，然後再謀充實世界佛學的研究。此時的研究工作雖略有起色，但已遠不如前那樣朝氣蓬勃了。不久即自動停止。

三、地位及其作用

中國近代之辦僧教育，最早以楊仁山居士所創祇洹精舍為最著名。它雖為居士所創，而就學者比丘亦不少，太虛即曾在那裏學習過，後來稱它是『高等僧教育的嚆矢』。在此先後所辦的僧學堂，尚有湘僧笠雲得日僧水野梅曉之助。於一九〇三年在長沙所設之僧師範學堂；亞髡（文希）在揚州天寧寺所設之普通僧學堂；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所設之江蘇僧師範學堂等，但不久皆停辦，故影響不是很大。

一九一四年，有月霞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了華嚴大學，展轉遷移至杭州海潮寺、常熟興福寺等地續辦，以後又有了塵、慈舟等分枝於武漢。一九一八年，又有諦閑在寧波創設觀宗學舍，後演變為觀宗寺弘法研究社，及分為高郵之天台宗學院、天台山之國清寺研究社等。但這些佛教大學和弘法研究社，均以專研一宗一派教義為宗旨，故影響也不是很大。

近代佛學院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，除了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外，首推武昌佛學院。這是因為武昌佛學院有它自己獨特的學風，即思想自由，不拘一宗一派。學者可以自由地學習和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學，大小顯密，性相空有，台賢淨律，無

不啟發，互相融貫，平等發揚。同時，還盡量貫輸科學、哲學及外文等新知識。它注重打破舊宗派的固執成見，革新中國的佛教思想，又吸收新思潮、新方法，來發揚中國佛學。在實踐方面則注重清淨律儀，和諧合理，以期養成活潑健全的宏法僧才。

太虛曾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世界佛學苑研究部的講話中指出：『本人所提倡的弘揚佛法的新的意義』，就是『根據佛法的常住真理，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，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，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』，亦『即是佛法活躍在人類社會或衆生世界裏，人人都歡喜奉行。』又說：『我此中所云中國佛教本位的新，是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為根據，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上，去吸收抉擇各時代、各區域佛教的特長，以成為復興中華民族中的中國新佛教，以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趨勢上的需求。由此，本人所謂中國佛教本位的新，不同一般人傾倒於西化，麻醉於日本，推翻千百年中國佛教的所謂新！亦不同有些人憑個己研究的一點心得，批評中國從來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，而要據佛法的律制以從新設立的新！此皆不能根據中國佛教去採擇各國佛教所長，以適應目前及將來中國趨勢上的需要。』而他所主張的『中國佛教本位的新，有兩點：一、是掃去中國佛教不能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求的病態；二、是揭破離開中國佛教本位而易以異地異代的新謬見。在這二個原則之下，在中國目前及將來趨勢的需求上，把中國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來。』（《新與融貫》，《海潮音》第十八卷第九期）這就是太虛幾年來所提倡的新佛學思想。他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（包括後來的世界佛學苑），在辦學和研究方面，自始至終都是在這種新佛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。而武昌佛學院的獨特的學風，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。

正是由於武昌佛學院具有這些學風和特色，因此在一段時期內，成為名震全國、人們聞風向往的一個佛學院，為僧材教育開

創了一個新局面。它不僅在僧青年中影響甚大，而且對於學術、文化及政治、社會等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。僅就僧材教育方面的影響而言，其直接分出的，有法尊代太虛主持的漢藏教理院；仿效而設的，有會泉創辦、常惺主持的閩南佛學院（其後一度由太虛續辦）。其他如大醒、心道於福州所辦的鼓山佛學院，大醒、寄塵於潮州所辦之嶺東佛學院，寄塵、容虛於九華山所辦之江南佛學院，慈航於安慶所辦之迎江佛學院，常惺、臺源、法舫、容也、量源分別在北平所辦之柏林寺佛學院、法源寺佛學院和拈花寺佛學院，慕西、淨嚴所辦之河南佛學院，寬融所辦之普陀佛學院，妙闊在陝西所辦之慈恩學院，昌圓、廣文所辦之四川佛學院，永昌所辦之貴州佛學院，靜嚴所辦之焦山佛學院，大醒在江北所辦之覺津學院，談玄在奉化所辦之雪竇學寺，芝峯、亦幻在寧波所辦之白湖講舍等等。這些佛學院雖辦理時間有長有短，其成就也有大有小，但都與武昌佛學院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因為其創辦人大都是武院的教授與學生。還有如竹林佛學院、玉山佛學院、法界學院、光孝學院、栖霞學院，北平之弘慈學院，湖南之祝聖學院等，又有以上各佛學院之學僧參與施教，這亦可說是武昌佛學院的影響所及，而從武昌佛學院出來的一些高僧大德及其弟子輩，至今有一部分仍然在海內外主持着一些名山大刹和各種各類佛學院。由此可見，武昌佛學院不僅在中國僧教育史上起有重大的影響與作用，而且對近代中國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，亦有相當的影響作用。

（完）

附：

武昌佛學院院董會章程

第一條：本會由佛學院創辦人組織成立。

第二條：本會同仁為宏揚佛乘挽救世道起見，確認儲養布教人材

為必要，故共同發心創辦佛學院，以副本願。

第三條：凡願護持本院，經院董二人之介紹，由院董會通過得為院董。

第四條：院董須擔任本院經費，其捐款之分類如下：一、年捐四百元，二、年捐二百元，三、年捐一百元。

第五條：凡創辦人皆為當然院董，如實無力擔任院費者，得減免之。

第六條：院董有募化經費之義務。

第七條：院董有廣為介紹院董之義務。

第八條：佛學院院長，由院董會公請之。

第九條：佛學院院護，由院董會推選之。

第十條：本會設董事長一人，於院董中推選之。董事長對外為本會代表，並保管本會財產契據及一切重要文件。

第十一條：董事長以一年為任期，但得連任。

第十二條：本會每年開常會二次，於寒暑二假前舉行之。

第十三條：凡有特別事件發生時，得開臨時會。

第十四條：本會開會，由董事長召集之。

第十五條：本會開會，以董事長為主席。

第十六條：本會會議，必過半數到會，方得開議。

第十七條：本會會議，以到會者過半數解決之。

第十八條：本會董事於開會時，有不能到會者，可委托代表到會。

第十九條：本會於佛學院之預算決算案，於每年終議決之。

第二十條：本會議決事件，交由院護商同院長執行之。

第二十一條：本會設文牘、會計、庶務各一員。

第二十二條：本會設千家街本院。

第二十三條：佛學院立案及交涉事宜，由院董會負責行之。

第二十四條：本章程有不適宜時，得隨時修改之。（《海潮音》第

十五卷第九號）